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三十

吏二

薦舉

舉薛宣疏上漢成帝　補　谷永

薦公孫光等疏上哀帝　補　王嘉

薦伏湛疏上光武　補　杜詩

薦吳良疏上明帝　補　東平王蒼

薦劉愷疏上安帝　補　陳忠

薦黃瓊李固疏上順帝　補　郎顗

薦胡廣疏上順帝　補　史敞

薦孟嘗疏上桓帝　補　楊喬

選舉疏論長官擇其屬上唐高宗　魏玄同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上德宗　陸贄

考課 論考課疏 上魏明帝 杜恕

校考宰相而下疏 上唐穆宗 李渤

請行百官考績 上宋太祖 趙普

議責成 上高宗 李綱

官法上論考課 上孝宗 葉適

定刑賞以別貪廉 上元成宗 鄭介夫

吏役 論吏胥 上宋孝宗 葉適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進獻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唐德宗興元間上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

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右欽溆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大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叅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立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

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職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

固不克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論解蕭復狀

唐德宗興元中上　陸贄

右欽叙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廻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

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克朕適喚對其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迍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深眠之間窮隘特甚輦輿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克頊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錡之男共承昭房從巳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

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
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
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
優蠲衆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
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
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
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
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使分往
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
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

謹奏

論呂夷簡僕人不當授官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三年上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厮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須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

無所顧況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令一法
纔出而爲大臣者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
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靡
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
得旨與官在降勅前柰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
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
得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
止絕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
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
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

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劉式罪狀不當轉官　　蔡襄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纔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賤微因緣入仕頗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略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奸狡之狀明道初脩葺内庭因無勞効僥求名目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輙求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姪男特授齋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曆二年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勑黃僞作祠部流散諸處貨

責極多周十事發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裴甫和
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按成之日懼見錄問別有
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十更不錄問直命棄市豈有
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聰回換刑獄又有守當
官荆杞爲夔州客人徐昞進狀乞分家產荆杞偽作
内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事將覺發荆杞殺徐
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闕人吏馬宗壽寫造偽
勑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裴
仁惠有不覺察罪降知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
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劇

于荆杞偽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爲遮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復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部下官吏取受並降移差遣今來人吏幾八十員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之清明不容憸人干託之罪

論孫甫顧臨不當罷去　呂公著

英宗時上

臣聞皐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

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任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
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
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
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塈讒說使
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
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
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月不敢纔陳
細務輙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
年不辨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

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巳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爲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將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所陳者其風猶

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陛下盛德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矣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逓附會而姦言汚行卒爲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顥

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敦通且其在言路日嘗有論列指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盛世其材可報國未必在將帥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得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擯正路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而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為三司使　　歐陽脩

宋仁宗時上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汚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必

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資峭直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

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愼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因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

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毅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脩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

絶權幸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
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
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
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
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
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
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
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極併逐二臣自
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
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

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
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
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
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
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
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
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
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
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
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

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郭昭選等不當除閤職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四年上

臣竊聞陛下鄉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

並除閤門祇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
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
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
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
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寮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
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厮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
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
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祇候祖宗所以蓄
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與班序差遣事體不同
譬諸史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厮役之人爲之哉

況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
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旣承大統則率土
之濵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
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罪
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
今昭選等以賤隷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
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
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
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
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

進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

祗候乞賜追寢

論張載不當遣按獄　　程　顥

宋神宗時上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

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之賢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繳李定詞頭疏 宋神宗時上 蘇頌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聖旨令

蘇頌依前降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閒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塗自古以來玆道不易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眞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蓋太平之代事有紀律不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以奉行有司不能抗議使制命遂下四方聳

宋祁臺官闕人命學士一員獨舉仁宗時令三

聞仕進之階豈無觖望況今天下之廣英豪之衆他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夤緣進見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寖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可以岐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職業謹案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悞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衆學士薦舉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君先立定制許於幕

大北舉二人為其也

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耶況定之此除前日敏求大臨洎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孰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守官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實超用無所不可不必棄越近制處之憲綱若臣上懼嚴誅䩄顏起草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義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職任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

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論胡宗愈不可除尚書左丞　劉安世

宋哲宗時上

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

可取但自爲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奸佞以希大
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
圖議大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爲盡善有
一差失天下猶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
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爲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
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睹指揮施行臣非不
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
人言沸騰不可彌塞皆謂德性傾邪爲行險薄利口
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爲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
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

號爲雄俊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茍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爲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爲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茍悅權勢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爲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遽寢而宗愈

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結奸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騭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騭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厚其私親輒行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恩惠挾許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聞坰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踈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坰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邠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

田乃文彥博之孫壻方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爲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碍格報罷自來本臺推舉未有敢及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伍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爲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爲黨其事六也宗愈稔周知哲之第每月俸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

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狹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分緩急閒劇色役一例顧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郞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押僉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顧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爲戶部郞官有近來參詳互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

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受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緩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久爲執法既不能糾核關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爲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恤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已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困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

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
與張茂寔皆有異謀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
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决無是
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若事之
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
不償房緡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驁
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
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
法令宗愈時爲諫垣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
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告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齰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奸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

君豈肯自謂奸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爲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己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奸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

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兒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論安燾敕不送給事　劉摯

宋哲宗時上

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同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摯人微言輕未能仰副聖意切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

臣所當共守今安壽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下爲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君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勅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爲言朝廷爲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壽之故特開此例況壽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切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壽必不敢不辭壽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

陛下克巳爲法檢會前奏且今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且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巳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巳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

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　劉摯

宋哲宗時上

臣近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畫付所司臣

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遵依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日進用燾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爲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燾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爲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補失善守其官有補於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攺爲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

中之吉凶是邪爲非邪而陛下何故自壞典憲爲此委曲行政不由於有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爲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錄黃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讀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銜下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讀制命乖當未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貽譏後世不可忽也錄黃初下既見此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奉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申稟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成此繆誤有累聖德臣不

知陛下以名器祿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矣況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淵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闥之時乎夫斜封墨敕濫官橫賞乃前古之所以召亂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戶一開何所不行欲望聖慈詢問大臣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苟以為是則可謂罔上迷國苟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有可以任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誥等告命依國朝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各有前

項罪狀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文付外施行
貼黃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歷門下乃是陛下先
以私自處也制書不今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
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中外臣固知蕭等之必不敢
受也貼黃陛下臨御方踰年正當謹守祖宗法度以
鎮壓權倖今差除告命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
建明而蕭諫之言又不蒙聽納則朝廷闕失誰復救
之陛下既已沮壞給事所守而又欲蔽言路職業臣
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蕭之進退而上惜
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舉薛宣疏　漢成帝時上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宄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于治人宣巳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進賢天子為擇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

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
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
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
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
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
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
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
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蕭令發欲遣大夫使逐關狀對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

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薦伏湛疏　漢光帝時上　杜詩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

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
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
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鬢髮厲志白首
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
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
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
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
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
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薦吳良疏　漢明帝時上　東平王蒼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衞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薦劉愷疏　陳忠

漢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謁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

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擬卓異以厭衆望

薦黃瓊李固疏　　郎顗

漢順帝陽嘉二年公車徵顗至詣闕拜章陳便宜因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疇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

矜矜慄慄以守天工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黄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故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瓔徵聘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滅否其歎願沉閎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罔惟淵聖神不以人廢言

薦胡廣疏　漢順帝時上　史敞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

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薦孟嘗疏　楊喬

漢桓帝時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守宰並多貪穢珠遂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會稽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

還百姓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

珎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翕息亡身

薦賢

選舉疏長官擇其屬　魏玄同

唐高宗永淳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同上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獄訟未清禮義寖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與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

猥至于不收一取捨濟紊夏殷已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矣故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

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事類之衆可委數人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臣竊在官者不可無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所謂冑子者必教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謹至置惑之甚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

衰弊之賢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選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皐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遵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所用精詳所失鮮矣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顧少連延英對廻奏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

舉屬吏近闕外議云諸司所舉皆存情故兼受賄賂
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
不可信任諸司者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
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
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
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
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
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
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
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柬乃寮罔以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

不之官是則黄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別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策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罷夫尉當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巳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

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擧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愚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郎以上陳求賢審官麤立綱制凡是

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並因密舉
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寮
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
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
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
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
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
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
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
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illegible][illegible]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閒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並其獘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其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

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究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必察其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成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差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潜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

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罔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存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責其罪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

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有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令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

慎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八座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慎察屬所吏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

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能賢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

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以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
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
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
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
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
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
由鑒賞獨任於聖聽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
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
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

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士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

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乞免兼舉臺官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近準勑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者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
俱不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
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悉可信者其不可信
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更
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
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
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
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
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卻依舊制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奏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奏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聽臣試請辯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

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
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
刑部詳覆一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
官[illegible]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
至三[illegible]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
遣無大小盡相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
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罔可知
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恥馳騖且馳騖盡係小
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
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敗節

[illegible]驁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罔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頻徇私請此其欺罔可知也又云每歲一百

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竊笑一人有三人舉主方
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
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
纔名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
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書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
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罔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推
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
因此深悟小人務合而欺罔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
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
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

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劄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立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介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纔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

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
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詳元降聖旨勅
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輙云
言事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
言辨然臣任諫署日言事無狀至今來臣寮指以爲
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
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
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
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
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

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一日元降勑命節文云
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
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
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
切祈天待罪之至

薦包拯等四臣　歐陽脩

宋仁宗天聖四年六月上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
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
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

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
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
民以行不以言近臣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
臣犇走滂湊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
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
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
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
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
非一言而可測是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
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

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旣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脩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

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澹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

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君量雷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

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

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時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王安石呂公著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盡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

進說直云比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
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孤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
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
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
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
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
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
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
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
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

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illegible]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乞六曹長貳自舉屬寮　　曾鞏

神宗元豐三年判三班院曾鞏上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宰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雖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姓

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
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爲
周太僕正其戒之曰謹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
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若此
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
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
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
請委臣宰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
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内

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
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閲試大臣其所
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討資望此贊於經畫之材近世
未有人臣其志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
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義也陛
下參至道闡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
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漸命之官任
之以彌綸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
髮四方受其弊或謬於須臾累歲不能救於選用之
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

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皆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常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

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循舊御史一員聽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同命太僕愼簡乃發之意采陛擢臺省官吏舉懇懇之論爲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白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疏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奬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矣必以公立然後陛下必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至任行而責實言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爲

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陛贊所陳惟陛下察其踈畧詳加損益取進止

辭大郡疏　　　　杜詩

漢光武時南陽太守杜詩上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
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
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君使公卿郡守出於軍
旦[illegible]將親厲士卒之復比於伯衛則戎士自百何
以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酬其
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
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
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
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很用愚薄塞功臣

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辭東郡太守疏　漢和帝時上　黃香

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極臺

闒茸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受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曚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宫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

陳情表　李密

晉武帝時詔徵密爲太子洗馬密上疏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
多疾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
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
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
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
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况臣孤苦尫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而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帝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爲河內温令右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

代滕甫辯謗乞郡劄子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君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申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讒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奏忿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一死夫奚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英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

主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哀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

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與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老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

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論考課疏

魏明帝太和中上　杜恕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有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

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
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
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
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
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
古人不患於念治之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
誠人主使之然也[illegible][illegible]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
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
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
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

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者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校考宰相而下疏　李渤

唐穆宗立召拜李渤考功員外郎渤刊以峭直醒要臣意乃謝病歸及是拜官歲終當校考遂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

宰相倪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也
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隳之心而天下事
一以付之倪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扳舊
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賞罰[illegible]差失聞怨一守
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下得有所懼士之
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
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倪與學士杜元
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
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待事君
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於蠁不實蠁

以贓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舉者應考中下然傾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脩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

請行百官考績　　趙　普

宋太祖乾德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上

臣近者叨承聖造備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伏覩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亨舉百職則彝倫式叙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苟非此才焉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氷虞施援古思今

少裨廣視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
壺關東平淮甸馳驅虎旅霑露翠華開創之初實艱
難於王業平定之後思整頓於皇綱六十年驕倨荊
湖咸歸至化五千里混同書軌盡華流風是知惟德
動天惟天佑德惟至公而超百代念不驕而為永圖
可以肩拍唐虞籌驅晉魏立太平之基已開致雍熙
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謬[illegible]素尸祿徒久少事無
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位竊深斯厚顧省何
安所願夜思晝行獻可替否惜未古道上副天心臣
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

責功莫如較考況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升書
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
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
陞出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
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君不法
於舊章恐講隳於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
團練刺史及文武臣等蓋必戰伐立効祿位酬勳凡公
事係委實交損畢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於
賓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
長退不食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脩職業各

盡器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應合關

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

議責成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綱召至行在言十事其議責成曰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爲治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

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爲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離不者皆握兵六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棊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

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爲細故之所搖勿爲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爲也

官法上論考課　宋孝宗時　葉適

夫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謂尊主之經失實失名則其主輕以此爲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生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甚於禮樂典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

其所長專治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爲之

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陟黜之以此課其官

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

見之效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

是之謂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

雖然其之能不得自有所爲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

法而已然而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穀必居之諫諍審

讞而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

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爲政事之臣而其小

者亦爲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衆職諳練世事雖

不必眞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爲藴籍醖雅況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而上亦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遷選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與後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日夕

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名臣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責上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臣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爲能器使羣臣而行其誅賞而豈悟其失哉臣不佞切言今世之故以

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實效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輙以爲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爲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課之以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閒曰某爲某其爲某某借某人足以重其事如祖宗之世則必其不知者而已矣則必其名爲具位而無敢者而已矣則必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

名也天下望治如酲者之願醒瘉者之願痊也十四
万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君之何哉
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爲實也而未
知其所以爲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
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責之以百工
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爲之耶俛然爲之者百工
而已耳俗吏而已耳上之所授用所貴幸所驟取而
後退昔以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也況其有未
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
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爲實而不喜其爲名又從而

廢之是以廉退者不任焉骨骾者不任焉蘊藉溫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舉不任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侍詔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令之㒺不羣臣百官以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奸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爲已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定刑賞以別貪廉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夫慶賞刑威國之大柄刑威不加則人無所畏慶賞不明則人無所慕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贓吏蓋贓吏爲患甚於酷吏之肆虐酷吏雖爲少德人猶得而避之贓吏徇私滅公人之受害尤甚國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達善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贓吏有以蠹之先去贓吏猶除草必先去其根也贓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制爲枉法不枉法之例令則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不能禁其萬

一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既不能革其心使自無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
不敢犯是爲兩失之矣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
八品間終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
勑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淸議之
可畏前程之尚遠也既無所畏又無所慕則仕而爲
貧耳復何所惜欲責以無貪不可得也若有家業已
成資畜已富雖除名雖殿三年不足介意近見江西
有路司吏因贓情事受鈔五百錠金銀一箱一夕挈
家而去不知所之意謂累路吏日月老死不得一官

不若多得鈔物可爲富家翁也又見各處有州縣官不顧名節縱意侵漁大小民訟商賈納賄不幸而因小贓告發雖行定罪停罷今在閑居已成巨室縱不再往亦可了終生之計也似此之類何可勝數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贓吏無出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嘗兼刺籍之法如累朝宰執近臣多已被罪籍沒豈此法獨行之隨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强盜刺額竊盜刺臂之法矣其贓吏之害及百姓尤甚於强竊盜之害止於一家一人而已豈此法獨施

之强竊盜而不可施之贓吏彼之受贓不顧者將以肥其身利其家養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爲官妻子不保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輕於干禁也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吏但是受贓明白者吏則刺面配役官則免刺流徙所有家財[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鄉並令盡數沒官庶贓吏知懼而犯鮮矣夫法爲小人而設非爲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自同於贓吏而贓吏之法必不及於君子立法非過於嚴也治小人之法當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法之不至而弊於賞罰之不公不患貪者之難制而病於貪廉之無別贓吏既嚴

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其賞也今省部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贓冊不聞有廉能冊夫人性不大相遠利欲人之所易動苦節人之所難能豈以功績廉能爲不美哉謂暴無傷謂善不足爲也君爲善而無以勸則皆相習爲不善矣舜去四凶舉十六相而天下大治非罰之少而賞之多使善者並進而惡者自化也明王施政猶天地之於萬物雨露以滋養之而後雪霜以肅殺之有雪霜而無雨露非所以化育萬物罰而無恩賞亦非所以爲政也朝廷昔有封贈之條該具雖明而舉行未見今後無分內外

大小官員有一廉如水無擾於民者令風憲官從公保舉申臺呈省俾同實跡優陞一等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再歷一考則封贈其妻妾但才德公勤有一可稱者亦如之不過廢朝廷一紙之虛名而可以收激勸人材之實效使居官者[illegible]吏之被禍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盡不免[illegible]見廉吏之蒙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俱得享於榮華雖不顧趨榮而避辱捨貪而從廉不特畏法而不敢犯舉皆革心而自無所犯矣

論吏胥　宋孝宗時上　葉適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脩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恩橫賜自占優渥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號爲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舛不諳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

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傅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有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敝法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敝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曹

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搖守相者今所謂[illegible]祿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刑戮待之[illegible][illegible]待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illegible]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吏今既不[illegible][illegible]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三考而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二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明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為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敝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

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抵干請有所不行予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滯則下亦知畏故也